

## 给母亲打电话

■杨杰

前年,妹妹给母亲买了个手机,是个折叠款的“老人机”。

手机这么普及的年代,我竟然从未想过要给母亲准备一个手机。

母亲长年守在那个叫后埭的偏远临江村子里,耕山牧海大半生。农田被征用后,她每天忙于操持家务和拾掇后山的蔬菜。我简直忘了母亲也有向外沟通的需要。

就像所有刚得到玩具的孩子一样,手机刚买来那段时间,母亲时常给我来电,电话一接通她就急急地问我:“你有空回来吗?刚摘了几个花菜。”或者是:“你在忙吗?人家说,跑步很容易伤到脚,你不要跑太多……”通常她是把要说的话说完,再来一句“那就这样了”,随即就挂断了。

以后每次回家,总能看到母亲把手手机放在电视柜那儿充电,有时来了短信声,她就过去拿起来看,以为是谁给她电话了。她时常接到些推销的来电,问要不要贷款,或者是某个楼盘开始卖了。母亲就很认真地回答人家,艰难地用普通话说她不懂要什么贷款,房子一套要多少钱,哦,这么贵啊,不用了。我怕她被诈骗电话诓了,告诉她如果是那种要求转账或投资的,一定不要管他,母亲说她懂,说哪有什么好事是硬塞着给人的。

我很少给母亲打电话,通常都是打给父亲,偶尔父亲手机没接,我才

打给母亲。母亲接后,就有难掩的惊喜,问我是回家吗,我爸刚才到楼下,我要找他吗?和许多闽南父母称孩子“囡儿”不同,母亲不善于对子女表达爱意,她性子急,说话语气冲,在电话里也是你你你你如何。从小到大,我就似乎和父亲更亲近些,我一回到家,如果只有母亲在家,她就会急急地出去找父亲回来,似乎不习惯和我单独相处。

这些年,母亲的听力退化明显,和她说话总要提高音量她才听得。于是,一家人喝茶说话时,母亲就看着我们,插不进来话,有时我脸转向她时,她意识到我可能在和她说什么,这才有些尴尬地笑笑。

有一次回家,母亲一个人在看电视。我就问她:“怎么没到小区四处走走?”她有些为难地说,人家说话她听不清,老让人家大声说话也不方便,就不爱出去了。姐妹们都带她去看过,得出的结论是,听力机能退化,没法逆转了。我尝试着给母亲买过助听器,母亲嫌戴着麻烦,让我退了。其实我知道,她是怕费钱。

今年春节后,我因为换了工作岗位,有近两个星期没回老家。找了一个午后回去,到家时,母亲还是一个人在看电视,客厅的灯没有开,直到我走到沙发边,母亲才发现我。她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(第一次),急切地问我:“这段时间很忙吗?怎么这么久没回?”电视的音量很大,我回答的她可能也没听

清,只是一遍遍地问我:“你最近是不是很忙?怎么又黑又瘦的?这周又上夜班了吗?”

她拿出手机,说几次想给我打电话,可是我爸说,没事别打扰,怕我在开会,或是夜班后在补睡呢。

我默然了。自己一天里接打了那么多电话,有空时怎么就不会给母亲打一个?

前几天,已经是中午时分了,父亲来电话问我下午有没有空回家。

我禁不住心头一紧,以为家里发生什么事。因为,父亲很少在中午给我电话的,他和母亲都有各种“怕”打扰我的理由。我赶紧问,才知道是有个远房亲戚家里有喜事,需要母亲去帮忙,但母亲不想去,说和那个亲戚久不来往,之前还有些龃龉。父亲很为难,说如果这次不去,等于是往后不想再和人家往来。

我其实是赞同母亲的,明明维护不好的关系,何必再去硬扯!但我下午确实没空,要开会,还有好些杂事要处理。于是,我打算采取便捷的办法:给母亲打电话。

电话很快就接了,母亲听出了是我的声音,就很高兴地问我:“你要回来是吗?是不是你爸电话打不通……”我就减慢了语速并提高音量,说了那个远房亲戚的事,重复讲了几个关键词,母亲听懂了,就向我

描述亲戚过往的种种失礼和不敬,她所遭受到的待遇和委屈。我很有些不耐烦,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向她陈述了去帮忙的重要性。母亲似乎没听到,还在继续说着过去和那个亲戚交往中的这这那那,我就急起来了,对她说:“我正在忙,你们别这么让我不省心。”就挂了电话。

挂完电话后,愧疚和难过堵了自己一天。

当天晚上,我又打电话问父亲:“母亲同意去帮忙了吗?”父亲说:“你妈说你给她打电话了,她听你的。”又说:“你妈说你在电话里好像很生气,她不是不肯去,只是想向你解释下。”



(视觉中国)

## 纸短情长: 品读侨批中的家国情怀



泉州档案馆提供 (本报资料图)

■黎江毅

“寄一封番批轻又轻,寄返二个艰苦钱银报答双亲,人在异乡终是客,夜夜做梦,梦中团圆。寄一封番批轻又轻,隔海日盼夜盼思念深,背井离乡汗与血,盼个平安,价值千金……”《一封番批》讲述了一个大家略感陌生的文化信物——侨批。

侨批,有侨就有批。小说《命运》中记载一件事,阿太问什么是侨批,村主任回答:华侨给你寄信还寄钱。在金融服务极不完善的时期,侨批是海外华侨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和家书,简而言之,侨批就是“信件”和“汇款单”合二为一的特殊载体。侨批作为南方金融史上重要的文化信物,汉学家饶宗颐先生称之“海邦剩馥”“媲美徽学”。2013年,国家档案局申报《侨批档案:海外华侨银信》并成功入选了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
“一船目汗一船人,一条浴布去过番,火船驶过七洋洲,回头不见俺家乡,是好是劫全凭命,未知何时能回还。”沿海地区民间至今流传着华侨漂洋过海的民谣。近代以来,数以百万计的华侨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奋斗梦想远渡南洋,克服了语言障碍、文化差异等种种困难,或卖苦力,或做女工,终于寻得一隅落脚之处。节衣缩食的华侨将积攒的血汗钱以侨批的方式寄回国内,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子女教育、公益事业、支付欠款、赡

养老人、建造房屋。

侨批的故事中,有许多是血与泪的写照,一封侨批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伦理故事。“批一封,银二元,叫妻刻苦勿愁烦。仔儿着支持,教伊勿赌钱。田园着缴种,猪仔哩着词。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……”生活的满腔辛酸,到了纸上便成只言片语,浮现了悠长厚重的家国情怀以及忠义孝悌信的中华传统美德。在《侨批故事》中,有父亲为刚出生却不曾谋面的孩子取名的;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;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;也有国内侨眷盼儿早日回归的……1934年2月,马来西亚华侨冯云根在寄给妻子的侨批中这样写道:“远元男须勤功读书,切不可学恶习赌博一切,至嘱至嘱。”一封封侨批,浸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,蕴含的骨肉亲情,可昭日月。

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纸侨批抵万金。翻阅侨批,除了浓浓的亲情,还有海外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。“凡属中国之人民,自应俱百折不挠之精神,以为政府之后盾,本无规避之可言。”华侨李璇旺在侨批中大声疾呼,家人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图存的运动。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《平安批》讲述侨商郑梦梅“下南洋”的奋斗史,在异国他乡,郑梦梅经营批局,依靠重情守义的“中国心”,成就了一生事业。国破山河在的危难之际,华侨志

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彻底爆发,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,唤醒了同胞救亡图存的斗志。

共同的乡音,共同的文字,共同的情感纽带,造就了侨批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在金融服务高度便利化的今天,侨批早已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,但是侨批作为“不会说谎的历史”,浓缩了厚重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,凸显了中华民族家风文化的精气神。侨批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个人,更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、一个民族的不朽诗篇。



投稿邮箱:dzn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